

少夫·老夫·卜少夫

● 喻 舫 居

在華人社會新聞界談到卜少夫，可說「天下何人不識君」？我在抗戰後期還是個大學新生時，就知道他的大名，也常閱讀他和朋友合辦的「新聞天地」周刊。我和他小弟「幼夫」認識很早，卻與老大「少夫」見面很遲。

一九八三年春天，台灣電視公司總經理石永貴兄，在得知我將到香港「工商日報」主持編輯部後，就對我說：喻老師，我已約了一些朋友，明晚給你餞行。他又說，卜少夫正好在台北，也邀請了他，以便我到香港後有個照應。

卜少夫先生消息靈通，席間已知我即將赴港，便對我說：「你是幼夫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老弟。到了香港，隨時來找我喝酒聊天。」

我到香港後，還未去拜候卜少夫，他

即有電話來。說我初到香港，要到處去拜碼頭，非常辛苦。他和范止安兄，已約了兩桌各方好友介紹給我認識，希望我去作客喝酒。

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日子裏，我都是卜先生酒會上的一名常客。他的豪情和談吐，給人溫情，更令人感到是種享受。以他識人之多，見聞之廣，道出許多社會脈動和政經內情，對我是個學習機會。

有一次小聚，少夫先生忽然寶像莊嚴，認真地對我說：「老弟，我要提醒你：凡是有關我的新聞，你的報紙都不要登。」我說：「該登就登，有何不可？」他說：

「你登我的新聞，你的老板會不高興，對你不利。」少夫先生這種體諒後進的胸懷，使我深深感動。不過我也乘機幽默一下，說：「如果你得了普立茲新聞獎，我

就一字不登，讓其他報大登特登，我報獨漏；如果你有甚麼花邊新聞，其他報紙不知道，我就獨家專題報導。這樣好嗎？」少夫先生舉杯說：「老弟喝酒。你不要到香港來學壞了！」

老少朋友都稱卜少夫為「少老」。我有一次問他：「你又少又老。究竟是少，還是老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本為少夫，現在已是老夫了。老夫原來是少夫。老老少少都一樣嘛！」

少老八十大壽前，發函各方友好，以「我所認識的卜少夫」為題寫文章。函中特別說明：不必要「捧」，可盡量「批」，準備出一文集作為紀念。我也寫了，大概是從「少」、「老」上面作文章。我想，少老集記者作家、政壇名流、俠士酒仙、浪漫情人於一身，而且得天獨厚，龍馬

精神，算是悠遊天地，樂享人生的健者了。

少老夫人徐天白，是我在中央大學的

前輩學長、才女作家，也是位難得的賢內

助。她一生活淡安詳，以讀書為樂，很少

出外應酬。她有句深含哲理的名言：「丈

夫丈夫，一丈之內是夫也」。看來少老真

乃福人。

一九九九年，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

先生九十大壽的慶典，我應邀自香港前往

台北參加。少老與紀忠先生是自抗戰時在

重慶起相交很深的朋友。盛會上，少老以

嘉賓身分致詞。兩老惺惺相惜之情，十分

感人。我當時只感覺少老比前消瘦很多。之後不久，竟聞他以耄耋之齡已歸道山，而余公紀忠也在不久後告別人世。

少老一生不自掩瑕瑜，總以真性情對人。我想，少老是人間駿馬，他也不應是雲端游龍嗎？

中外詩壇

回鄉抒懷（七絕四首）

——離家五十八年後返故里作 二〇〇四年甲申季春

憶別

慈母整裝三顧視，嚴親臨歧幾叮嚀；長亭十里牽衣袖，秋柳千絲洒雨星。

一九四六年秋，赴南京續學，別親離家情景，未料生離即死別也。

思念

萬傾煙波思浩瀚，單飛青鳥羽衣寒；雲天悵望空成夢，中夜幾回枕未乾。

一九四八年冬，去台北執教，次年家書漸稀漸斷。三十年餘年思親情懷。

尋覓

近鄉海角好尋根，凋落親朋幾戶存；手足死生何處是，高堂早化野孤魂。

一九八三年春，應聘到香港，苦尋家人消息。一九八五年兄弟叔侄在港重逢，恍如隔世。

掃墓

五十年來家國事，八千里路痛河殤；荒煙蔓草沉埋處，白髮孤兒對夕陽。

二〇〇四年春，返故里板橋，訪舊居，祭親墳，慨何可言。

● 喻聆居